綸綍

綸綍

乙卯正月

傳曰領府事內外權判府事金奉朝賀朴判府事李判府事內外令該曺衣資食物輸送仍令存問以來

傳曰 儲慶宮展拜時百官行禮置之

傳曰今聞前僉知權載大初仕特在於前乙卯云授此人之復覩今年豈不稀貴乎仰體 正廟當日之心不可無示意之擧工曺參判許遾特授其代

傳曰明日還宮門路以追覲門月覲門宜春門爲之

傳曰發遣吏郎諸執事清齋與否摘奸以來

傳曰禮房承旨馳詣 宗廟 永寧殿奉審摘奸以來

藥房問安啓辭答曰知道 三殿氣候一様中宮殿氣候安順卿等不必入侍矣

答吏曹判書李啓朝疏曰省疏具悉卿其勿辭行公

以新除授同副承旨柳相𧃍時在坡州牧任所下諭

上來事啓辭傳曰許遞前望單子入之

答判府事徐俊輔疏曰省疏具悉耄年神識猶説昔事甚可頎而以卿而不能仰體志事者亦意外也卿其悉之

傳曰呈告臺諫許遹政官牌招開政

傳曰有實故捴管許遹令月政差出

以黃海道司金泳根谷山府民家失火事狀啓傳曰

民家之燒燼若是夥多聞甚矜惻元恤典外別加顧

助結搆奠接之方廟堂措辭分付

以行吏曹判書李啓朝牌招事啓辭傳曰允參議尺

推一體牌招

荅全羅監司徐憲淳疏曰省疏具悉何可以私廢公

乎卿其勿辭

以監察茶時啓辭傳曰知道

答四司憲俞章煥疏曰省疏具悉百餘年掩翳之事
今始彰著所請依施卿其勿辭行公
兵曹大駕詣景慕宮時軍兵磨鍊事草記傳曰依
太廟展禮爲之
領議政金左根陳勉擧條批答所陳寔出於憂愛眷
眷之良用感歎當服膺矣
領議政金左根盡禮儒賢期回遐心事擧條批答宿
德之士予日望之况春晷漸長之時乎當敦召矣
領議政金左根各鎭各邑之私贖者隨現嚴勘事擧
條批答非但各鎭各邑爲然兵水營亦不當如是嚴

飭俾勿更犯可也

領議政金左根都城四山松禁嚴飭事舉措批荅字内植松專爲欝葱佳氣各營將臣若誠勤禁飭則豈至童濯之境乎欲觀来後第爲申飭可也

領議政金左根華陽書院特致恩侑事擧條批荅曰前儒賢特資意有所在今此所奏特合予意依爲之

右議政趙斗淳陳勉擧條批荅所陳切實當體念矣

校理朴文鉉陳勉所懐批荅所陳出於尚儉當銘念矣

以吏曹判書李啓朝更爲牌招事啓辭傳曰參議只

推待明朝一體更爲牌招

傳曰見窠皆令差出

奉常寺東籍親耕田所種九穀 先農祭後起墾付種事草記傳曰知道

傳曰瓜近初仕作窠幼學宋基鉉口傳擬入

傳曰藥院都提調許副前望单子入之

傳曰山林敦諭令地方官傳諭

傳曰須教文中赦句添入

傳曰故待教李憲瑋夫人卒逝云賻物依例輸送事分付該曹

以摠戎使兼察事所稟傳曰仍佩往來訓將兼察
以兼察摠戎使洪在龍牌招聽傳敎事啓辭傳曰從
事官發牌聽傳敎
答領敦寧金汶根疏曰省疏具悉卿懇愼節奉慮卿
之處地與他自別勿辭安心調理仍傳曰此批荅遣
史官傳諭
傳曰予以 仁陵〻寢事有仰承 慈敎者時原任
大臣永恩府院君明日來會
以同副承旨金澗根時在楊州地下諭上來事啓辭
傳曰許遞前望單子入之

傳曰諸大臣之意旣詢同而事係莫重二品以上未會賓廳收議以入
傳曰 綏陵 徽慶園遷奉事旣承慈教二品以上一體獻議
答判府事金興根劄曰省劄具悉卿懇愼節奉慮卿其安心調理仍傳曰此批答遣史官傳諭
答行副護軍宋達洙懸道疏曰省疏具悉爾懇承宣特賚意有所在而曺家文字有無不干於先正而況已有處分而追奪傳旨擧行之遲速尤無足可論者矣延佇之餘巽章若是邁邁實非所望於爾也春晷

漸舒講筵將開克回遐心從速造朝以資予啓沃之
責仍傳曰此批答遣地方官傳諭
傳曰又廷論如此　仁陵遷奉待明年定行綏陵
徽慶園遷奉卜吉舉行而時原任大臣進詣兩殿
及園所看審奉定後該都監等節待下教爲之
以行吏曹判書李啓朝情踪難安兵曹參判口傳不
得舉行云推考警責使之即速差出事啓辭傳曰
允有緣何事而不爲口傳牙更爲申飭
傳曰訓將有闕之代御營大將柳相弼除授御將有
闕之代摠戎使李熈絅除授摠戎使有闕之代户曹

判書金炳冀除授

傳曰凡百動靜之爲內省無愧吾可往矣此吏判於是事曷嘗有依違容私之迹乎大抵儒賢疏綂論始終而自然下筆者也今若看作情勢自處以難安則反是擔着曹家事而人必議其後矣何益焉切勿撕捱口傳政卽爲舉行之意各別嚴飭

吝行吏曹判書李啓朝疏曰省疏具悉此事古無其例卽十餘年前𥘉有之舉也搜訪尋問之際安得不稍費日字乎卿則初無所失何必深引勿辭益勉鑑別之責

傳曰吏判疏批已下更為嚴飭口傳而政院更勿煩
稟
傳曰 顯隆園親祭仍詣 健陵親祭矣日子來月
念後擇入
傳曰以是日行是禮愴慕彌切前縣令金胤鉉前縣
監洪秉簣守令待窠擬入幼學洪啓周初仕待窠擬
入
傳曰冉遇今年 閟宮追上之禮旣成愴慕彌新洪
翼靖公內外祠版遣承旨致祭
傳曰良娣墓所遣內侍致祭

傳曰顯隆園 健陵親祭後 當詣華寧殿酌獻禮
矣該房知悉
傳曰令二十六日當詣 景祐宮展拜後仍詣 全
溪大院君祠宇展拜矣該房知悉
行都承旨沈宜冕奠爵幣酒官金應均所當重勘事
舉條批答施以刊削可也
兵曹 景祐宮展拜時軍兵磨鍊事草記傳曰訓局
步軍三哨馬軍二哨訓將率領為先廂訓局步軍二
哨馬軍二哨兩營騎士各一番御將率領為後廂禁
軍三番為之留陣留營置之

傳曰今番幸行時諸般舉行依京舉動例爲之務從
省約出還宮時植炬置之凡係役民事皆以儲置米
會減外驛補把依昨春例爲之事分付
兵曹幸行時挾輦軍磨鍊事草記傳曰依壬子例爲
之
兵曹華城始興設布帳虎網磨鍊事草記傳曰今番
亦除爲之
兵曹幸行時兵摠府堂郎五衛將武兼隨駕事草記
傳曰依壬子例磨鍊
傳曰上號都監都提調以下酌獻禮時贊禮以下陳

賀時各差備官別單書入

以行刑曹判書徐左輔有實病啟單子修正不得舉

行事草記傳曰許遞今日政差出

傳曰翰注並陞六前檢閱趙秉協一體陞六

傳曰上　冊印時禮房承旨對舉承旨並加資

以追上　尊号都監都提調以下別單傳曰都提調

領議政金左根内下大豹皮一令賜給提調禮曹判

書洪在喆户曹判書金炳冀工曹判書徐念淳都廳

副司果徐翼輔兵曹正郎鄭健朝並加資郎廳户曹

正郎宋一儁副司果尹星逵朴宗實徐㳬淳權應駿

監造官副司果朴鳳陽繕工奉事洪在磻副司勇呂
近燮別工作繕工監役李彙重並陞敍郞廳儀賓都
事鄭基命禮曺佐郞李晋燁典牲判官李敦相典簿
李勉愚並日沒勿論
傳曰今番賞典中一人雖兼數事無得疊授
答副司直金炳駿縣道疏曰省疏具悉爾懇凝佇之
餘巽牘遽至由予誠禮未孚使衡泌邁軸之賢有此
永矢之志懇歎之至繼以惘然也爾以在講詩禮重
有韞櫝藏器之美其於致澤之義示我顯德之訓何
其一向泥泥若潔身獨善者之爲乎至於陳勉出於

忠愛之至意可不書紳服膺而予之必致乃已之心
於是乎益切矣爾其諒之極圖幡然毋孤予厚望仍
傳曰此批答遣地方官傳諭
以捲簾毛帳取稟傳曰捲三面毛帳置之
傳曰 恩彦君祠版當展拜矣該房知悉
以黃海監司金泳根安岳郡守金炳淮身死事狀啓
傳曰令該曹口傳擇差催促下送
以內侍府時仕內官高明星施以黜府之典事啓目
判付依允為旅未知罪犯之如何而中官亦朝官也
不由草記任意推捉是何道理乎令京兆知入可也

爲良如教

二月

傳曰左承旨馳往泮宮今日夕食堂收取以來

傳曰春到記講居首通幼學崔益鉉製述居首賦三下生員安益鼎並直赴殿試講之次通進士朱寅降等四人製述之次草三下生員韓致肇並直赴會試講之次畧幼學申錫淵等十一人製述之次二上進士金佐鉉等三人並令該曹考例施賞

傳曰再明日三日製通方外爲之試紙用大好紙春塘臺親臨磨鍊

傳曰別雲劒兵揔府堂上〻〻閣臣入侍承旨堂上
對讀官並讀券官加差下使之分考
行都承旨沈宜晃不待標信徑開布城之把揔所當
重勘事擧條批答事過後拿處可也
傳曰三日製賦居首三下幼學鄭海尚直赴殿試之
次草三下幼學李世寧等三人並直赴會試之次〻
上幼學鄭基祐等並令該曹考例施賞
以有頃假注書不卽出代廳坐仕記以未入來書入
之注書所當重勘事啓辭傳曰從重推考爾亦推考
答祭酒宋來㴻縣道疏曰省疏具悉爾懇成均之任

非爾伊誰將擬因此而以為敦召之地不宜辭巽至
於滿幅所陳寔出憂愛惓惓一則感歎一則愧恧爾
須追此違朝以補寡躬之不逮側席而待仍傳曰此
批答遣地方官傳諭
都摠府有頃摠管變通草記傳曰允並許遞前望單
子入之
以同副承旨金炳奎牌招事啓辭傳曰近日仕進不
過數三人豈有如許事體此是占便而然乎知申外
不為仕進承旨並牌招
傳曰今聞諸地師所奏又見山論與圖形 健元陵

寢室後及安樂峴俱是上吉之地　健元陵寢室後
綏陵遷奉安樂峴　徽慶園遷奉為定時原任大臣
率禮堂　陵園都監堂上觀象監提調更為看審後
仍為封標
以留都大臣取稟傳曰李判府事留都
長生殿　綏陵遷奉時外　梓宮着漆度數以何年
例舉行傳曰依丙午年例舉行
傳曰幸行還宮時當詣　南廟行奠酌禮矣該房知
悉
領議政金左根　陵　園石儀舊排新設酌定事擧

條批答 陵園石儀前排引用好矣

前全羅監司鄭基世沿邊十一邑鎭統營所管穀耗

條以錢代送事擧條批答如是則爲好令廟堂稟處

可也

傳曰諫院諸臺許遞前望單子入之

吏曹 大報壇祭攝行時原任大臣俱有身病何以

塡差事草記傳曰宗親儀賓中塡差

傳曰今番牽行時舟師大將率禁營旗鼓迎接擧行

留陣中軍代主將司令

以庭試武科初試二所試官李景純謂有情勢奉牌

闕外不爲入來依定式遠配傳旨捧入事啓辭傳曰

遠配分揀更爲嚴飭入來

以庭試文科初試一所試官李寅爀既已蒙 點經

先出去所當重勘而原望筒勿施事啓辭傳曰拿處

原望筒入之

傳曰境内儒武當應製試射矣儒生則弘文提學與

留守偕往校宮試取以來武士則還宮後留守試藝

以聞

京畿監司李垺本道旱田成川覆沙減稅者今既準

限更限三年減稅事擧條批答令廟堂稟處可也

傳曰右承旨持此御製與弘文提學偕往校官試取以來

傳曰旣祗奠 陵 園又眤瞻 幀殿矣以是年行是禮追慕之思當復如何當時父老之宴卽大聖人愛日錫敷之盛事也予小子可無示意之舉乎本府父老年八十以上人賜米三斗肉二斤以寓予繼述先志之忱

傳曰初不入籍無難赴試致此拔去之境豈有如許士習乎韓龍敎等三人並停舉

傳曰右副承旨同副承旨分詣愍懷墓孝昌墓奉審

以來
傳曰讓寧大君祠宇遣左承旨看審有頉處仍爲摘奸以來
三月
傳曰啓字誤踏中官推考
傳曰予聞在昔乙卯華宴以外賓周旋者只餘徐判府一人云朞頤之壽重逢是年事甚稀貴內下表裏一襲遣曺郎存問起居用表予寓感之意
禮曹 毓祥宮 延祐宮展拜吉日以今初六日定
行事草記傳曰以此日爲之仍詣 宣禧宮 歲譜

閣　懿貽廟展拜矣一體磨鍊
傳曰咸興永興兩　本宮衣襨香燭當親傳矣處所
摛文院爲之
吏曹延安府使鄭海尙金堤郡守李秉益以其親病
不得下去云並改差事草記傳曰允金堤郡守李秉
益白川郡守徐經淳相換
傳曰違牌玉堂並推考
傳。曰。領議政金左根飭令各道州郡　社稷壇葺理
事擧條批荅所奏寔出於敬天重農之意依爲之
領議政金左根嚴飭濟州巨濟與分撥各邑　享祀

犧牲封進喂飼之節十分審勤事擧條批答近來犧
牲不爲準尺多爲玄黃專由於該邑不審養飼之致
各別嚴飭可也
領議政金左根各驛赴燕馬令各道照送雇貰曾有
丙申已試之策令關西道臣往復諸道措處事擧條
批答在前已爲除弊宜爲永久遵行而仍爲寢廢是
何故也從長措處俾有實效可也
傳曰禮房承旨馳詣　先蠶壇奉審摘奸以來
傳曰還　園堂上戶判兼管擧行
還　園都監還　園時吉凶儀物有難自下擅便事

草記傳曰以丙午年例爲之

遷 園都監 梓宮奉出時轆轤散輪何以爲之事

草記傳曰依丙午年例爲之

傳曰生員鄭重輝玄漢聲進士禹思元並令該曹五

衛將加設口傳單付

傳曰今二十日瑞蔥臺春塘臺親臨矣該房知悉

傳曰今番瑞蔥臺時西次幸行隨駕軍兵並爲試射

侍衛服色依遠幸例爲之

禮曹 新陵所斬破土後用樂當否何以爲之事草

記傳曰下詢大臣稟處

以司諫未差正言尹顯岐在外弍年文科覆試無受
點進去之員事啓辭傳曰在外臺諫許遞與未差之
代前望單子入之
兵曹慶科庭試武科以何處擧行事草記傳曰春塘
臺親臨磨鍊
以北苑望拜禮豫稟傳曰 北苑望拜禮當親行矣
傳曰 順康園親行酌獻禮仍詣新占處所看審矣
禮曹幸行吉日以何日定行事草記傳曰二十八日
爲之
傳曰明日 北苑望拜禮後叅班儒武當應製試射

矣春塘臺親臨磨鍊儒生則弘文提學牌招考試武
士則兵判試射於丹楓亭
傳曰雨勢如此儒生試取撝文院爲之武士試射於
北營
傳曰 陵 園還奉旣涓吉愴章架功見今始役在
通內下錢十萬兩令都監量宜分用於民戶民田毁
撤給代工匠之貲
巻前工曹叅判權載大疏曰省疏具悉是年也故有
是擢矣疏中事已悉於徐判府之批卿其勿辭上來
肅命

傳曰兩勢如此尚無開霽之意道路橋梁徒勞民力必無及期修築之道令畿營姑爲停止　順康園酌獻禮與省審日子更以來旬間擇入

傳曰今見右相狀本　定陵　和陵酌獻禮順成虔誠憧憧之餘欣幸曷已況九回甲之慶祝尤有倍於已往乙卯乎其在廣慶之義不可無示意之擧自獻官以下依例施賞

以忠清道放未放成冊傳曰李敎彬柳相質並放

四月

答大司諫朴來萬疏曰省疏具悉彼疏之留中正待

外廷之論渠敢懷嘗試之計亂我 先王之義理何
以見懇所請依施爾其勿辭察職
傳曰向於臺疏即有所處分者豈無深量而大抵此
是吾家事則何待羣下之言乎丙申 疏辭與傳教
丁寧懇惻精微光明可以俟百世而不惑則此個義
理夫人之所共知而渠以年老之人挾雜嘗試筆之
書之肆然投呈此實非細處也將來之憂有不可勝
言鞠覈非難事而鄉曲老物還不足深責竄配罪人
柳致明施以島置之典
傳曰飭已施矣且大役當前京畿監司地方官橋梁

差使員並分揀戴罪舉行

備邊司右捕廳在囚中十七名並逃失該大將李濂

綱從重推考入直從事官拿處事草記傳曰允 近來

捕廳非但不舍舉行反失已囚之囚安用法為也逃

失諸漢定期督捕如或因循則該捕將斷當重勘雖

以日前草記事言之見瞞下輩有若容護致使戢盗

之政左牽右掣自今為始無論誰某凡干與此事自

該廳論報籌司草記論劾之意揭板可也

以金俊根囚單子傳曰飭已施矣放送

傳曰柳致明事已有所洞諭者矣島置亦非輕典而

三司之至于今迭相求對未免害事所致也寧有如
許事體乎即爲傳啓以入之意政院申飭
傳曰予於此人事欲言者久矣以此家人有此罪犯
實常理之外特不過妖惛之物乘機逞憾之故而
正廟亦嘗洞悉其冤狀屢發於辭教今見原情益知
其黜眛又逢今年安得無爲此家伸雪之心也賜死
罪人洪麟漢令該曺復其官爵
院議啓辭啓曰惟允之地不必如是相持即速頒布
咨時原任大臣聯名劄曰省劄具悉卿等之懇此人
事一言而有劈破者當時處地豈有他顧瞻之地而

甘犯沮戲之罪乎斷斷無此理故 正廟莫須有之
教即洞燭本情明示不意之 聖意也何況八十年
之間此等事伸雪者凡幾家乎卿等亦當稔知矣雖
然卿等之言如是傳旨今姑還收仍傳曰此批答遣
史官傳諭于時原任大臣
前黃海監司金泳根椒島鎮將作爲僞歷窠以名武
中擇送事擧條批答所奏令廟堂稟處可也
傳曰臺諫有闕之代政官牌招開政
傳曰刑政者不可不平允也旣曰罪之首也[illegible]昭晰
已久則爲支葉者之尚在丹書豈不爲稱屈之端而

況其所謂罪犯云者又無的確可執者乎在謫物故

罪人李魯春罪名交周

領議政金左根陳勉擧條批荅講停閣果稍久對每

自訟之不暇而卿之所奏如此不覺歛歎奏啓詢訪

守宰飭諭又是切至之論並當加意軆念矣

領議政金左根京畿旱田川沙者三百結姑限三年

蠲除事擧條批荅今年畿邑民情不可不念依所奏

特爲許施

領議政金左根義城還逋變通事擧條批荅一邑還

逋若是夥多誠爲可駭爲守令者苟能一遵規式無

咸因循豈至於此乎救弊之節依所奏施行

領議、金左根下納米木飭令依定式當限入給事政

擧條批答此事漸不如前將有兩國生事之慮依所

奏施行以法從事可也

領議政金左根各司郎官之私服赴衙申飭董正事

擧條批答此亦紀綱解弛之致從今以往如有現發

切勿饒貸之意嚴飭可也

五月

以南寧尉尹宜善掃墳呈辭傳曰給由馬澆奠床備

給

傳曰雨勢近日暴注尚無開霽之意深所憧憧此時田疇潰決民家頹壓不見是圖發遣宣傳官與五部官摘奸以來

院議啓辭答曰知道不可以大槩知其事實原疏捧入

答大司憲俞章煥疏曰省疏具悉剖劈義理嚴正當有處分矣卿其勿辭行公

傳曰柳致明處分之後嶺儒疏又奚而至也昔日李瑀疏出於辨睿誣討亂逆而 聖教之畧以闡揮亦惟在此而今者嶺儒藉口於對揚闡揮而敢言不敢

言之事其所援引何乃太謬也追崇之不敢擧議既
有甲申前席之仰對又有丙申之 睿疏與 下教
不啻淳複截嚴而壬子 筵教若曰今於 先朝實
天之後謂可以惟意所欲為一反甲申之對則是豈
事死如事生之道乎此所以鋤治亂逆猶不欲明言
其罪 聖意攸在有可以仰度矣是故事關典禮以
不敢言為遵守之大義理才一發口便為干犯之罪
人也至於疏中所擧前後辭 教蓋下此一等靡不
致極一以為模畫 睿德一以為錫胤托重少寓至
慟之意而用申誕報之願也不然而謂有微旨則以

以我　純考聖德至善繼述追報之孝思寧或歇后而三十餘年之間一不提　敎乎且　尊號不受常以許多歲月莫非啣恤之日爲敎則不欲侈大之　聖意亦有可以仰度矣若以此爲全由於未及追崇而然則豈非以小人之腹度聖人之心乎所謂今過六十年亦有待於天者尤莫曉其意也凡事之行不行在於義理之可不可苟可以行焉則斯行之爾何待寶甲之重回乎豈以今日異於昔時予之誠孝有過於　先王而然耶抑以義理年久可以眩惑而然耶草野之人無性乎精微之或昧而先正李文純

曰義之至重恩有所壓不知降殺而與之並隆是二
本也此豈非不易之正論乎嶠南之士莫不尊慕先
正而今其為辭一切相反何也抉摘字句湊合成說
雖官師之規猶所不可況敢以莫重絲綸牽強為證
欲以實妄臆之私論厚誣之罪合置何辟以若鄒魯
之鄉決非全一道皆出於是必有一二不逞之類倡
之前而愚迷之見從以附之轉相詿誤不知自陷於
罪戾也斷以當律不過一舉措間事而諸生處地與
柳致明有異故十分斟量並與末减而特置勿問自
政院拈致䟽頭以此曉喻使即退去此後又或以此

事登諸章奏則是故犯也挾雜也象魏在彼予不多
誥
傳曰自卿休退以後老成典刑常所悵然今玆居留
之任非欲煩之以職事而然也毋論職事之如何更
欲致卿於前者卽予倚毗卿仰成卿之一副苦心則
豈可以幾年丏閑遂復捨卿乎卿若以旣退復進爲
嫌讓之擧則甚非予特授之意也卿其諒之卽爲
然事遣史官傳諭于金判府事
答前奉朝賀金道喜疏曰省疏具悉卿懇日前別諭
後予以爲卿必犂然於心者以其休致宰相之建牙

藩鎮有宋故事故也況國朝大臣有懸車而膺特簡
不無其例蓋大官處地不以進退爲拘虞險燥濕國
耳公耳故耳且年前曲諒出於一示禮遇而已則卿
何長往不返置民國於相忘乎卿其亟斷來章卽起
膺命仍傳曰此批答遣史官傳諭
領議政金左根楸島僉使作爲履歷窠下詢事擧條
批答唐船事果非細故該鎮僉使之如是變通似有
益於控制之道依爲之
領議政金左根左右捕將從重推考各別戢盜事擧
條批答諸囚之失尚未捕而竊發之患所聞頗多苟

欲嚴加譏訶寧有是理各別申飭可也

傳曰自明日朝廷內閣政院玉堂問安勿為之

傳曰以諭以批予則罄予所欲言而卿之一向浼〻豈有別般義諦乎不過曰已退之身疑於復起而然也古人憂國進退惟均而江湖魏闕根於所性予既許卿暫退則卿獨不為予而強進乎忠厚悃愊坐鎮之雅量幾年優閑已非中外所望而況茲分司我
正廟經始之苦心至衷顧何如則卿於是地其欲瞻依拱護亦情禮之所宜然也望卿諒此敷心之誥勿復固辭副予側席之望事遣史官傳諭于金判府事

答判府事金道喜疏曰省疏具悉卿懇卿之又此強
引誠意外也予於卿決不當強所難強則卿之必欲
強其決不必強者恐非相孚之義矣居留之仰成大
官即東西保釐之制而典式新定之初也故必屬之
於卿者予意有在以卿體國之誠想應諒悉予將臨
軒而俟之仍傳曰此批答遣史官傳諭

丁六月

司饔院葦魚無以本色進上當該監提官令該府拿
勘該吏及沙工懲治臣亦待罪事草記傳曰知道此
因潦漲卿其勿待罪監提官分揀該吏及沙工並安

徐

荅吏曹叅判洪説謨縣道疏曰省疏具悉此事不待
明辨而已知其然吏勿撕捱斯速上來肅命
以吏曹叅判洪説謨推考事啓辭傳曰昭晰無餘而
一向違抗甚可駭然吏曹叅判洪説謨施以刊削之
典

領議政金左根高陽坡州民瘼吏逋當加軫恤以為
矯捄事擧條批荅支放變通無出於此則依所奏施
行前後守令苟能勵精收拾豈至於是高陽多奉
陵寢宜加軫念矣民所厭苦惟是城餉轉輸最多則

些少利害何可顧也一半上城一半下倉營需結依元定価磨鍊無或加徵無論彼邑此邑一任小吏之手消融錢穀國無支調之計寧不哀痛哉既往莫諫來猶可追指徵無處之還逋一依票處爲之次之充補之意分付道臣可也

領議政金左根守令擇擬初仕慎揀之意董飭而銓事舉條批巻每當大政每煩飭敎一切東之高閣是誰之責苟能公心甄别始自一命之士至於守宰者豈有非其人之歎乎第又申飭可也

領議政金左根江界察邉之後宜圖停免事擧條批

答察邊事當初奏請出於閫圍之義而行之幾年徒
貽彼此煩弊待節行令幹事象胥曲盡周旋以圖方
便可也

領議政金左根今番歲抄無一人蒙點不無滯鬱之
歎事擧條批答今番歲抄不爲擧論予非不知前例
而然所謂奪告身及居中居下之人行其所不可行
之每到六臘減等之時其心自得恬然無恥甚切痛
惜故一番如是示警耳

成均館儒生捲堂事草記傳曰本事自有不利之公
案則曺錫雨宥不宥有何輕重而爲此無當之擧也

安寧也故罪之既懲之也故生之而已予於此豈無斟量而然哉為斯文論是非固為首善之責而過此而干涉刑政得不為界分以外之事乎以此意曉諭使之斯速勸入

七月

荅執義金炳駿縣道疏曰省疏具悉爾懇身爾啓沃之責廉爾風憲之任豈徒然哉寔由寡昧蔑學必待林下宿德之士朝夕左右以輔不逮故耳今玆巽章有若浼浼永矣者然雖予誠淺禮薄獨不念乃家篤棐之故事乎還切慚歎之至見今秋凉漸生講筵將

開爾其幡然起膺以副側席之思深所望也至於軌
辭製述在昔儒賢皆無必辭之擧爾不必如是爲辭
也仍傳曰此批答遣史官傳諭
領議政金左根平安兵營等城穀中限一千五百石
特許取用以爲修改營廨事擧條批答依爲之築城
穀之當初設施可見其有遠慮矣今若如是則豈不
可尚乎
領議政金左根蔭官虛司果一依舊規隨窠移擬𠫭
下官陞敍賞典許用於守令以後事擧條批答官制
不當如是舛錯一依舊規施行至於賞典陞敍外職

後始用果甚好矣
領議政金左根各衙門入直之呈旬與假官一切嚴
防 陵 園官之出入直必以面交事舉條批答假
官呈旬之弊非但占便之計耳視官事尋常也各司
皆有同僚眞有實病實故何不共相推移爲此不安
苟且之事乎 陵 園官事尤極可駭並依所奏施
行
副修撰申佐模勉聖學事所懷批荅所陳甚好當留
念矣
以義禁府徒流案傳曰申轍汞金學初奇文鉉放

傳曰 綏陵遷奉時興寅君最應興宣君昰應益平君㬢永平君昰慶平君晷永明尉洪顯周東寧尉金賢根南寧尉尹宜善行户曹判書金炳冀大護軍趙秉駿開城留守趙秉夔行護軍朴齊憲禮曹叅議金炳淮副護軍鄭海尚副司果金炳地前縣令金澈鉉南平縣監朴齊寅刑曹正郎朴順陽並宗戚執事差下

向東嶺來嶺儒之疏既洞諭之矣今此權載大之疏又何為也義理人所同得而必欲矯誣先旨背馳角勝者師翰以後初有之變怪也假借優柔馴致此輩

接踵之起此予之所失也此疏姑爲還給
傳曰此事豈如封言關失之不得不失者而然歟張
皇其說故觸往日之旨一則脅勒也一則侮弄也王
言不再雖老悖何以曲恕權載大施以竄配之典
答兩司聯名劄曰省劄具悉今日君臣上下所共守
者卽　正廟義理而此輩之必欲蟠𨻶卽　正廟罪
人也師翰已施之律何惜於此輩而特以老悖有所
末減卿等其更勿煩
答時原任大臣聯名劄曰省劄具悉卿等之懇彼疏
之首尾幾言老而悖謬甚於柳致明故已有處分而

至於三司之請終有所不忍者乃祖之事不可忘也
令卿等之言如是嚴正更施島置之典仍傳曰此批
答遣史官傳諭于時原任大臣
以祭酒宋來熙宋達洙呈單轉啓傳曰輓辭製述前
修之事已行者而兩儒賢之其欲自效於終事之地
者宜非餘人之可比更勿辭與事並遣地方官傳諭
答八道儒生吳𢢜等疏曰省疏具悉此果讜論乎其
所為說蔽一言喜事者也設如所云當時其有是非
今豈多乎大抵好議論人長短弊甚大惡也疏頭姑
先停舉

事

傳曰通密之臣無端懸頉於鑾車將戎之日予將獨行乎承史閣臣本是貴人只知有身不知有君故耳其扈從與不扈從自量為之之意政院知委

傳曰予於日昨不勝駭惑幸行只隔一宵以疏以稟紛紜不已此是規避乎占便乎設有不得不然之端分義道理俱不當如是況無晷刻難待之事而忽然惹起風波有若挨任不得者然此果何許爻象何許舉措真是究其說而不得也前所未聞之事今忽見之國體朝綱可謂無復餘地以此駭乖之習有難全恕初三日陳疏頉稟之兵曹判書以下並施刊削之

典

答領府事鄭元容劄曰省劄具悉卿懇為　先陵而要與大臣看審也大臣之伊日劄陳病狀誰為不信其然今以此又引誠過當過當矣卿其安心仍傳曰此批答遣史官傳諭

答判府事朴晦壽劄曰省劄具悉卿懇老成之地豈有不病而稱病之理此則不待卿言而孰不見諒所陳誠過矣過矣卿其安心焉仍傳曰此批答遣史官傳諭

傳曰日前儒疏非不知為喜事惹鬧之悪習而特以

待士之道賜批宜其知戢而今且更蔑究其心必欲
壞亂朝象乃已者也此不嚴懲寧靖無日疏頭令秋
曹定配原疏還給
答知事李若愚等聯名疏曰省疏具悉由百世而紛
紜者黨論也非其是而是其非雖各為其師但今豈
競攻相卞之時乎各存為國之心則宜無此等事矣
傳曰斯文是非毋論彼此疏毋得捧納既有 正廟
朝壬寅截嚴之禁令此後則一遵禁令無敢濶狹自
喉院各別惕念
傳曰卿今此舉或因前啣疏而然歟卿之告病豈有

他意而中路塞責之說萬萬乖當故已有所處分矣以卿休休之量遽此迸出誠是意慮之外卿試思之今豈紛紜如此之時乎安心還第事遣史官傳諭于
領府事
傳曰疏與稟自有其人此固可駭之甚而何干於卿也愼節之必俞而追◯看審有何所失夫以大臣言病謂之非實則是事體所關也然則萬萬過當也卿其安心還第事遣史官傳諭于朴判府事
答大司諫蔡元默疏曰省疏具悉凡事出於意慮之外則還不必深誅而日昨處分只是存事體而已何

足更論至於指揮窩主每言太不稱當矣彌其勿辭

察職

傳曰向日疏儒處分時傳教即壬寅禁令申明之意而政院每以言事疏稟旨呈徹則此令無可行之日安有如許道理捧納承旨罷職雖以幸行時諸臣事言之旣被刊削之典又為前啣疏人所彈駁則足以知畏此胡大事課日交章如報急警者朝象甚不好此等疏亦勿捧入

成均館儒生捲堂事草記傳曰知道此足以安坐賢關光明可言之事何露形跡以示區區之意乎聖

廟捲堂事體至重卽爲遽入之意曉諭可也
傳曰國是已定而一邊之論猶以爲滋甚者黨私故
耳斯文先正之稱與夫書謚武籍當時依稀事蹟則
此固自言自行無所損益於世教而所謂一證一辨
者何人而何事也敲撼嘗試其意叵測副應教朴弘
陽施以刊削之典
成均館諸。處曉諭勸入終不回聽事草記傳曰知道
諸生處不見俄者所下之批乎此實氷聲氣相加之事
則又此呶呶豈不反歸於不韙乎朴弘陽事誠是駭
妄故纔有所處分而疾之已甚亂矣此是聖人之訓

則處於首善之地豈不知此個義諦乎 聖廟空虛
一時爲悚卽速還入之意更爲曉諭無敢復事煩徹
以御營大將李濂絅奉牌闕外無意承膺事啓辭傳
曰將臣迸出已是可駭而今此奉牌尤爲無嚴如此
之習不可仍置御營大將李濂絅施以刋削之典
傳曰日昨敦諭意謂犂然及見數行附牘有若眞有
情勢者然予當有以復之幸行前日諸臣疏與稟之
紛紜誠可駭而卿之控病適在伊日故方生之論雖
以此把之而大臣言病事面自別况耆社老人乎又
况中路追迎得以趂看審[illegible]時則於卿有何所失設

有萬萬難安之端顧今　瀋朝將設舊慕令愴舉國
同情以卿逮事之誠何忍為此時相持致隳終事之
禮予卿其諒之即速還第事遣史官傳諭于領府事
傳曰卿之必欲引不當引之事有此相持於　瀋和
復臨之時者是豈厚望於卿者哉人言之至此由予
不能調靖之致而予則為卿思之卿之難安即陳劄
一事也疾病之來何以可強特奏洎之巧出於不意
耳卿之受知於　翼廟顧何如而令於再遇終事之
地引所不當引曠日持久者其於情與禮當有以裁
之予不多誥卿其幡然勿復困我事遣史官傳諭于

朴判府事

成均館諸生鹿曉諭勸入終不回聽事草記傳曰知

道又見所懷其言甚不稱停矣 列聖朝處分果正

大嚴截而壬寅以後則係是無故之人也旣是無故

之人則其言之稍過界限亦非異事至於先正之稱

謚號之書設如肎等之言此不過自稱而自書也亦

何足深責而至若辛壬以下云云尤非襯當於今日

事則又何為而忽然攙及也此非如是屢瀆之事而

洞諭無餘又此煩聒稱以士論則其將一例曲施而

然乎事體道理何敢乃爾且 聖廟所重果何如而

歷日空虛尙不還入捘以士習豈不駭歎乎如或一向相持則便是角勝也當有別般處分以此意曉諭使之卽速還入

傳曰多日紛紜爭卞者憂國乎憂民乎一則黨私之習一則自是之癖也世道從以波蕩人心從以撓攘必亂之形將危之兆其端抑亦不一予所慨然而憂歎者也與言及此寧不寒心若更以此等事爭卞則當有嚴處之道矣衆魏在彼咸須知悉

成均館諸生還入事草記傳曰知道數次批旨不啻截嚴且昨下傳教中必亂之形將危之兆句語雖在

朝臣見之當戢慄而况諸生乎姑爲還入云云尤極無嚴更勿以此等事惹鬧之意嚴飭所懷捧入之泮堂從重推考

傳曰灤朝出臨已閱日矣上下悲遑無暇念他而卿於翼廟受知明達何如也令於萬事於戲之餘攀輤一哭尚欲自阻可乎人言雖曰意切在卿不過爲私義以此較量將不待予言之縷縷矣卽日還第趂叅廞列事遣史官傳諭于領府事

綸綍卷之一終